



全球在地化的文化翻譯

李根芳*

一、前言

「全球在地化」是這數十年來學術研究與社會發展趨勢的重要關鍵詞，顧名思義，這是在強調全球化勢力銳不可當的同時亦兼顧了在地思維及文化差異，最早是由英國社會學家 Roland Robertson 於 1994 年在〈全球化或全球在地化〉(“Globalization or Glocalization?”) 一文中所提出。他借用日本八〇年代後期貿易行銷策略所使用的詞彙「dochakuka」(土著化)加以衍譯，質疑全球化的主要論述側重「普世化」(universalizing)及「同質化」(homogenization)的單一發展，忽略了「在地的」(local)、「異質化」(heterogenization)的聲音，這樣的見解引起廣大的迴響，進而在全球知識生產體系受到廣泛的討論與應用。

不容否認的是，這個源自行銷及國際商務金融的詞彙確實與建構、發明或理解分眾、差異化 (differentiated) 的消費群有關 (Robertson 1994: 37)。然而，生產消費從來不是單純的經濟行為，更涉及到複雜的社會認同與文化價值 (Slater 1997; Robertson 1994: 39)。以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為例，從跨國生產的角度觀之，雖然其文化產品類型以全球市場為目標，但是如何使各地接受者能夠理解、消費、回應，便涉及到複雜的詮釋溝通過程；若由接受與消費的角度觀之，如何接收不同的符號，進而解碼應用，賦予其在地的文化意涵，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境，甚至產生新的意義，豐富在地文化，或是消費者將其轉化為某種文化資本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此外，全球在地化也涉及了時間及空間的問題，雖然 Anthony Giddens 指出全球化同時凸顯了「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時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ng) 兩個看似互相抵觸矛盾的面相，但由於政治、經濟、社會資源、資訊科技等種種不對等的關係，使得文化與文化之間、族群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

與族群之間未必存在共時立即的連繫與平等的發展交流。比方說，就地理距離而言，臺灣與印度的距離顯然比起臺灣與美國的距離更近，但是印度出版的英文學術論著卻幾乎沒有管道在臺灣直接取得。臺灣目前有越來越多越南裔的新移民，但是越南的流行文化卻不易進入臺灣市場。至於時空改變造成今天的在地產品可能是明天的全球流行，這樣的例子也並不少見。瑞典社會人類學家 Ulf Hannerz 也指出，1940 年代早期認為是有世界觀特色的，現在可能被當作是很在地的（1990：236）。

二、文化翻譯的重要性

值得強調的是，正如印度裔美國學者 Arjun Appadurai 精確的描繪了當前世界的變貌，全球的金融、科技、資訊、人口與媒體各方面更加頻繁密集的流動，在這種全球文化經濟版圖下，充滿了各種矛盾、斷裂與差異，但也創造出新的意義與想像，過去看似穩定的國族、性別、階級等分類紛紛受到了挑戰和衝擊。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我認為文化翻譯扮演了比過去更加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肯定了文化雜揉的必然，但也凸顯了文化差異的不可化約性始終如影隨形。我們理解在談論全球在地化時，不能不去面對不同時空背景所形成的路徑各自相異，但同時也意識到文化產品經過旅行翻譯，勢必會在新的時空背景展開另一種「看似相同、又不完全一樣」(look alike, but not quite)的新生命。

本文旨在申述「文化翻譯」在全球在地化的年代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文學及文化作品生產者自覺或不自覺的應用這個概念來創作衍譯各種敘事，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運用這個概念來理解詮釋當代許多跨語言、跨文化或跨符號的文學、文化作品。藉由「文化翻譯」的概念來討論、彰顯全球在地化浪潮下，若干文學、文化產品不容抹滅的文化差異，進而觀照審視自我與他者交融對話的「必要性與不可能」(Derrida 1985：170-1)。

法國哲學家 Jacques Derrida 在“Tour de Babel”一文以基督教神話的「巴別塔」為隱喻，闡釋翻譯既屬必要，但又永遠無法圓滿充分。翻譯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我們試圖理解、溝通、詮釋；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語言的多義性使得詮釋永遠無法窮盡單一。正是在這種禁止絕對的透明一致，打破普遍共性的矛盾裡，展現了某種眾聲喧譁、多元民主的可能。後殖民學者 Homi Bhabha 延續了這樣的討論，強調在必要與不可能之間，存在著不可化約的



「第三空間」，凸顯了無法輕易抹滅弭平的文化差異。雖然他是在 1994 年提出這個論點，距今已近十年了，然而對於譯者而言，幽微深渺的交界卻是時時刻刻不得不面對的挑戰，這樣的觀點毫不過時。Derrida 和 Bhabha 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關注的是存在的本質問題，後者則從國族、文化、語言面向探討邊界（boundaries）與交界（interstices）。我試圖將 Bhabha 的後殖民觀點放在現今全球在地化的脈絡來理解，不容否認的是，由於跨國資本的移動，某些主導的強勢文化和語言也因為各種類型的雜揉（hybridity）而顯得更加風貌多異。

英美學者 Clifford Geertz、James Clifford、Talal Asad 等人最早提出「文化翻譯」一詞時，主要是反思人類學家在研究觀察及記錄不同文化時，如何用學者自身的知識體系及語言系統，去理解詮釋這些文化的特殊性及不可抹滅的差異，試圖讓不同文化的人能達到彼此溝通與互相了解的目標（Geertz 1973；Clifford 1986：1-26；Clifford 1997；Asad 1986：141-64）。這些學者也分別提出了語言和文化存在著不平等關係，Asad 特別強調：當人類學家或族群誌研究者充當文化翻譯者的角色，以記錄闡釋源語文化時，他們事實上也兼顧了批評者的任務，如果沒有意識到語言與文化的權力關係，那麼他們的詮釋與翻譯恐怕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其翻譯的效度與信度可能也令人質疑（Clifford 1997；Asad 1986：141-64）。

翻譯研究學界一直要到近兩、三年才比較注意文化翻譯的議題，重要學術期刊 Translation Studies 於 2009、2010 年陸續刊登論壇，數名重量級學者均對此議題提出見解，特別是針對 Boris Buden 與 Stefan Nowotny 以德國語文考試篩檢申請入籍德國人作為一種文化翻譯的概念提出批評。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濫用文化翻譯這個辭彙，只會消耗其效力，不能產生任何影響或提出更深刻的理解。我認為唯有在歷史化、脈絡化的情境下去探討文化翻譯的形成與影響，才能夠更細緻的理解可譯與不可譯之間造成的曖昧與矛盾，並且由此生產出顛覆質疑主流單一價值與詮釋的力量。美國學者 Mary Louise Pratt 說得好：或許當今的問題在於思考譯者的權力（power），而不是其天職（task）；譯者置身於「之間」，了解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兩套符碼，被賦予了「持平、忠實」的權力，同時也可能俘虜、背叛、逃逸任一邊的要求（2010：96）。

澳洲學者 Nikos Papastergiadis 在分析文化翻譯的局限時點出：「翻譯時某

些殘餘意義無法適切從一個語言傳播到另一個語言，某些補充無法在任一個語言充分的涵括，而這些正是『雜揉』身分的核心要素」(2000：143)。或是如 Homi Bhabha 在 1994 年所說的「不可化約的文化差異」(incommensurable cultural difference)(161-70)。Papastergiadis 和 Bhabha 都是在大都會的脈絡下談多元文化及移民經驗，現今隨著全球在地化的發展，我認為文化翻譯的重要性更可以從跨國(transnational)、跨地(translocal)的面向切入，當今各類文化產品隨著科技、媒體、族群、意識型態的流動而滲透到各地，翻譯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全球文化生產與文化不對等傳播

筆者身為一名譯者、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者，長期以來關切著在臺灣各種狹義(將源語文本從一個語言逐譯到另一個語言)與廣義(對某個文本的理解與詮釋轉化成另一個文本)的翻譯。若以出版界作為一個主要的觀察場域，我認為各類翻譯可說是無所不在。以外國文學而言，英美文學經典一直是歷久不衰的書市常客，如果再有改編電影或是得到文學大獎的加持，這些外國文學經典的翻譯更是洛陽紙貴，甚至一時之間多種譯本紛紛上市，令讀者目不暇給。最近的例子可以從《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與《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數個譯本齊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Alice Munro 作品紛紛上市等得到證明。以通俗作品為例，通常在英美暢銷書排行榜上過關斬將的作品最受青睞。例如非文學類的《正義：一場思辯之旅》(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賈柏斯傳》(Steve Jobs)，或是如文學作品《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格雷的五十道陰影》(The Fifty Shades of Gray)等。當然，臺灣由於曾受日本殖民，加上地緣政治影響，因此日本的暢銷作品翻譯成中文後也在臺灣占有一席之地。

上述所提出的例子可以藉由「全球文化」的概念來理解。如果說「文化」本身就已經是難以定義的名詞，那麼「全球文化」恐怕就更加難以達成共識(Featherstone 1990：1-14；Smith 1990：171-88；Hannerz 1990：237-52)。目前學者們認為，所謂的全球文化指的是某些文化產品在全球流通，或是某些以全球為規模的活動造成的文化影響，前者如跨國電影公司拍攝的電影在各國放映，或是某部暢銷作品行銷全球，後者如世界奧運或足球賽等。換言之，與其討論全球文化，或者不如討論「文化全球化」來得精準些。經由跨國



企業行銷譯介，全球各地視聽大眾可以在短時間內，或甚至是同時接收消費某些文化產品。

Mike Featherstone 在二十年前討論「全球文化」(the global culture)時著眼的是文化全球化的發展，書中與其對話的各領域學者關切的是世界體系下文化所扮的角色 (Wallerstein 31-56; Boyne 57-62; Bergesen 67-82; Worsley 83-96)，一種單一普世的同質性文化並不是他們所理解的全球文化，事實上那恐怕是一種迷思。就算有某項文化產品以全球市場為銷售對象，各地閱聽大眾的解讀與消費也勢必會因為其時空脈絡而有所不同。此處，我認為 Appadurai 的討論可能更加適切。他同意在後工業社會的消費文化底下，消費者無不熱衷於新奇流行時尚，背後的邏輯在於一種「稍縱即逝的美學觀」(aesthetics of ephemerality)(1996: 84)，或是像 Jean Baudrillard 所描繪的「無深度」(depthless)、「擬仿」(simulacrum)(1981)。但重要的是，一個文化產品意義的生成，必須要靠消費及接受才得以建構成形，進而形成某種論述或認同。Appadurai 也強調文化同質化與文化異質化是兩股相互抗衡的過程，彼此勢必不斷拉扯、不斷角力，在互相影響、互相挪用之中，也創造出更多「全球化」、「本土化」交織雜揉、曖昧幽微的空間。

除了全球文化以通俗流行文化工業形式並以全球市場為目標之外，世界文學也是一個與文化翻譯息息相關的課題。世界文學近十餘年來再度受到學界的熱烈討論，不少論者指出，翻譯其實是世界文學的核心，但是長期以來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現在情況稍有改觀，但是學者們不約而同的指出，語言及文化的不對等嚴重左右了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文學。Lawrence Venuti 更以「醜聞」(scandal)來強調英語作品譯成世界各地語言的比例遠遠超出了其他語言譯入英語。據英國媒體 2013 年 8 月的報導指出，英國大學的語言科系從 2000 年的 102 個，銳減為 62 個科系，四成的大學語言科系面臨關門大吉的命運。這不僅會造成語言學習的危機，同時也使得翻譯的前景更是雪上加霜。不過，這主要是從主流語言的角度，特別是英語的發展來看，以臺灣或中國大陸的情況而言，翻譯研究及學科發展正是蒸蒸日上之際。

四、結語

正如翻譯研究近來認知到對等完美的翻譯是不可能的，我們審視「文化翻譯」時，勢必會觸及到語言文化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在全球在地化的脈絡

下，我們必須跳脫傳統翻譯的概念，不再被原著及譯本之間的連繫而束手縛腳，而是要進一步關注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條件如何影響翻譯及意義生產。無論是全球文化產品或世界文學經典的翻譯，生產者與消費者都勢必會受到全球在地化衝擊，因而影響了意義的生產與消費，或是受其影響。評論者與研究者的當務之急或許也就在於提出更細緻的解讀，凸顯文化翻譯的必要與不可能，理解文化差異的不可抹滅與不可化約。正是在意義追索的過程中，我們才得以定義自我，了解他人。

參考文獻

-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6.
- Baker, Mona. Ed.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 Brodzki, Bella. *Can These Bones Live?: Translation, Survival, and Cultural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7.
- Featherstone, Mik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 Jameson, Fredric and M. Miyoshi. Eds.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Duke UP, 1998.
- Longinovic, Tomislav Z. "Fearful Asymmetries: A Manifesto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Journal of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35.2. 2002: 5-12.
- Pratt, Mary Louise. "The Traffic in Meaning: Translation, Contagions, Infiltration." *Profession*. 2002: 25-36.
- Venuti, Lawrence. "Unequal Developments: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49.4. 1997: 360-8.